

天涯诗海

温暖的归途

■ 王耀

霜花在车窗上静静蔓延，
把归途绣成一幅会呼吸的地
图——

每个站名被念出时，
都带着旧时的回音。
铁轨在暮色里延伸，
朝着那个被称作“家”的终点。

冰在玻璃上写冬天的第三行
诗：
横的是沉默的枕木，
竖的是静立的里程碑。
撇捺转折之间，
透出远方零星的灯火，
像被风吹散的星尘，
等着夜归人一一拾起。

北风贴着车厢诉说，
保温杯里的茶色渐渐沉淀。
母亲手中的毛线团转着圈，
针尖上挑起的，
是那句织了又织的叮咛：
“路上冷，要穿暖些。”

最暖的不是炉火烧得多旺，
是穿越千里风霜后，
推开那扇熟悉的门；
是卸下行囊时，
有人接住了你整年的疲惫，
也接住了所有积攒的眺望。

四九天，冷得真实，
冷得人把思念折得方方正正，
收进最贴近心跳的口袋。
等到春联染红门楣，
窗花在玻璃上绽放，
这份珍藏会慢慢化开，
变成除夕夜里最温柔的光。

岁末的站台上，
汽笛声推开晨雾。
所有眼睛望着同一个方向

那里有新写的福字映着雪光，
有滚烫的饺子在锅中沉浮，
像点点鼓满期盼的白帆。
载着三百六十五岁的盼望，
静静停靠在温暖的碗里，
完成这一年最后的抵达。

回家

■ 向前

钥匙刚转半圈，
娘就掀了门帘
围裙上沾着面粉星子，
手里还攥着块抹布
灶上的萝卜炖排骨，
咕嘟咕嘟冒白气
爹的老花镜滑到鼻尖，
报纸摊在膝盖上没翻页

窗外的梧桐叶，
一片一片往下落
没一点声响，
像我们终于慢下来的脚步
不再追着霓虹瞎跑，
不再为了虚名急得上火
踩在回家的路上，
鞋底沾着土，心里踏实

鞋柜最底层，
我的旧拖鞋还在
鞋尖还沾着去年的泥点，
茶几上的搪瓷缸，
摆的还是老位置
娘添的热水，
温吞刚好，不烫嘴

原来好日子哪用喊得山响
不过是有人等你，
把夜色慢慢熬成暖汤



百家笔会

老厝灯暖
骑楼年浓

□ 王景瑞



最好的年味，从来不在远方，就在
这烟火人间的丰足里，在这百年老厝
的温情里，在这熙攘人潮的团圆里。

年关将至，节日的脚步踏着岁月的节拍，悄然漫过街巷与心房。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光芒，裹挟着祥和与期盼，在寒冬里铺展成一片温暖的景致，照亮了每一个奔赴团圆的背影，也唤醒了心底最深沉的眷恋与向往。

节日的光芒，从一张张祥和的笑容里缓缓流淌。街头巷尾，归人行囊轻晃，眉眼间满是卸下疲惫的松弛；市集摊位前，商贩的吆喝与顾客的笑语交织，每一次颌首致意，都藏着最朴素的美好祝福。这光芒不似烈日耀眼，却如炉火温润，漫过深夜的窗棂，照亮一个个因期盼而无眠的夜晚，让等待团圆的时光都染上温柔的底色。

红底黑字的对联，是节日最鲜明的注脚，也写满了对春天的向往。人们挥毫泼墨，将平安顺遂、五谷丰登的心愿落于纸上，贴在门楣两侧。这一

腊月的海口，风轻柔乎裹着海水的咸，吹脸上温温润润，半点不扎人。可一脚踏进骑楼老街，这风就变了——把整条街的年味搅得热腾腾的，像刚刚揭盖的蒸笼，汽儿直往人身上扑。

不用等年三十，年味儿早早就冒头了。廊檐下红灯笼一串挨一串，从街头挂到巷尾；青石板被人潮踩得发亮，泛着温润的光；摊子顺着廊下排开，货堆得像小山——骑楼年集，就这么热热闹闹开了场。说真的，这地方才藏着海口最地道的年。

年味挺怪，先不从摊子上来，得看那些守了百年的老厝。这片骑楼风里雨里站了上百年，廊柱像并肩的老伙计，窗棂雕花虽旧，还能看出当年的精巧。灰砖白墙的砖缝里，全是南洋侨乡人的念想，弯弯的拱门，雕花的栏杆，掺着中式雅致和南洋洋气。



时光荏苒

聆听节日的脚步

□ 丁宇

抹抹热烈的红，不仅装点了寻常院落，更承载着国人对岁月的敬畏与期许。

高高悬起的灯笼次第点亮，昏黄的光晕在夜色中晕开，像一颗颗跳动的星辰。孩童们围着灯笼追逐嬉戏，光影在他们稚嫩的脸庞上流转，藏着对明天最纯粹的渴望。大人们驻足凝望，指尖拂过灯笼上精致的纹路，将过往的遗憾与未来的憧憬，化作一份虔诚的祈祷，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生活记事

父亲的春运

□ 刘杰

车厢里，烟味、汗味、脚臭味、泡面味混杂在一起，凝结成一种难以言喻的浑浊气息。二十多个小时的颠簸里，他在嘈杂中坚守着归家的方向。下火车后，还要乘坐一个多小时汽车到县城，再转车到镇上，还要走五六里土路，才能回到那个炊烟袅袅的家。

记得有一年，父亲临行前给邻村开小卖部的老同学打电话，托他转告我们：“腊月二十六下午4点前准到家。”我兴奋得早早写完作业，拉着母亲和弟弟妹妹，欢天喜地奔向村北口——那是父亲归途的必经之路。暮色四合，寒风刺骨，我们眼巴巴地望着路口，却迟迟不见父亲的身影。正当我们垂头丧气回家时，一拐弯却见父亲扛着大包小包，正拖着疲惫的身体朝家门走来。我们像一群欢快的小鸟扑过去，母亲嗔怪道：“咋这么晚？”父亲憨笑着解释：“太困了，在县里转车时睡着了，坐过站了。好在回镇上时碰见南庄的熟人，搭了人家的驴车，从南边抄近道回来了。”我们听了忍不住笑作一团。

日子如春水般缓缓流淌，我国交通运输业也插上了翅膀，动车、高铁飞驰如电，曾经挤绿皮车的艰辛，渐渐成了遥远的记忆。我和弟弟、妹妹也都在远方安家立业，每逢春节，开着私家车或乘着高铁回乡，与父母团聚，便成了心底最温暖的期盼。今年春节，我打算去陪外婆过年，让老人的晚年多一份慰藉——这，便是我今年最独特的春运。

平日里老厝安安静静，像不爱说话的老人，默默看着行人、听着吆喝。一进腊月，它们就被红彤彤的热闹吵醒了，裹上了“红衣裳”。灯笼密密麻麻，红光映暖整条街；金底福字贴满大门，春联、窗花和马年挂件叠满墙，把青灰老墙染成了喜庆的红。阳光从廊檐缝里漏下来，在货品和笑脸上跳，百年老厝和热闹年集紧紧抱在一起，老文脉养着活烟火，生出别处难寻的暖，那是老海口的根，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一进年集，眼睛先不够用了，满脑子就一个念头：真热闹、真丰足！百十家铺子、一百多个摊子分五个区，各有各的门道：福马区是年轻人的地盘，新潮玩意儿一堆堆；禄马区全是本地货，老海口人一进集就直奔这儿；寿马区是非遗手作，喜马区全是吃的，财马区是山海干货，囤货送礼再合适不过。

货品从街头铺到巷尾，坚果糖果堆成山，腊肉干货挂成帘，青菜水果鲜得能掐出水。摊主们都备足了货，脸上挂着憨笑，那架势就是：尽管买，管够！中国人过年图的“年年有余”，在这儿就成了摸得着、闻得到的踏实。

年集的魂，就是吃的。海南的年没有北方那么厚重，没有漫天飞雪，却有山海给的鲜甜，一口下去，全是年的味道。腊味摊前永远围满人，腊肠红润紧实，腊肉油光锃亮，咸香里混着太阳和海风的味儿；红鱼干、鲞鱼干码得整整齐齐，蒸炒煲汤都鲜掉眉毛，这就是大海给海南人的年礼。

旁边糕点铺的香味，能飘半条街，让人走不动道。红糖年糕油亮软糯，带着点淡淡的焦糖味；椰香年糕裹着厚椰丝，清甜里藏着海的气息。薏粿、甜粿这些老海口过年必吃的糕点，摊主现做现卖，热气裹着甜香，勾得大人孩子都停住脚，咬一口暖到心坎里。

喜马区就是吃货天堂，糟粕醋摊子冒着白气，酸辣开胃，汤底里滚着海

鲜猪杂，一勺下去浑身都暖透；陵水酸粉、海南粉淋上卤汁，撒点花生香菜，爽滑劲道，这是刻在海南人骨头里的味道。辣汤饭辛香醇厚，吴日彪蒜香炸排骨外酥里嫩，再长的队也有人等；现开的椰子清甜多汁，椰宝嫩白爽滑，是最天然的饮料。水果摊里释迦、莲雾饱满鲜亮，还有斑斓叶这些新潮小吃，老味道守着根，新味道添着彩。

除了吃的，年集里的山海风物，才是海南年独有的记号。山兰米、白沙绿茶、桥头地瓜这些各市县的好货，都聚到这儿来了，带着泥土和阳光的味道。黄灯笼辣椒酱红得像火，是海南餐桌的灵魂；椰子脆片、薄饼方便存放，送外地朋友特有面子。

年集里还藏着老祖宗的手艺。非遗匠人坐在摊位前，一针一线织着少数民族的故事；一双巧手把椰壳贝壳雕成福字、生肖，既能用又好看。春联摊前，书法家挥毫泼墨，一笔一画都是专属祝福，墨香添了点文雅年味。

年集最动人的，还是人。从早到晚，老街里始终人挤人，脚步声、谈笑声、吆喝声混在一起，成了最热闹的新春调子，听着就暖心。本地人扶老携幼，阿公阿婆盘算着年夜饭，年轻人帮父母拎着年货，年味在陪伴里越来越浓；外地游客忙着打卡、尝小吃、买特产，眼里满是好奇；还有些外国摊主，带着自家的手工艺品来，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凑在一起说笑，共享新春的喜劲儿，每一张笑脸都是年集里最美的风景。

温情都藏在细碎处：摊主热情招呼，递上试吃，说话朴实又暖心；有回我看见一位阿婆牵着小孙子，在糖画摊前停下，小孙子眼睛亮晶晶盯着糖画，阿婆笑着掏出零钱，给他买了个龙形的，看着孙子蹦蹦跳跳的样子，阿婆笑得特别欣慰，那笑容里，有宠溺，也有对老年俗的坚守。其实我们过年，

循着节日的脚步，我们走进迎接春节最温馨的氛围。季节的步履辗转，将冬日的萧瑟酿成团圆的热忱，每一缕空气里都浮动着鲜活的音符，如遍野鲜花怒放。亲友相聚，推杯换盏间，每一次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激情豪放，每一次相拥道别都带着难舍难分的眷恋。

节日的意义，从不只在于阖家团圆，更在于喧嚣中听见时代的脉搏。



循着锐意改革的春风，我们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捧着山河巨变的篇章。那些跨越海海的思念，为故土、为家国，在心底燃烧成如火如荼的热忱，成为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我们带着团圆的暖意，怀揣着对未来的期许，在岁月的长河里笃定前行，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归宿，每一份期盼都能绽放，在新时代的画卷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华章。

亲情家事

女儿的年货单

□ 刘小兵

年根底下，北风刮得紧，院门口的老槐树落尽了叶子。我蹲在门槛上，手里捏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上面是女儿娟秀的字迹，一笔一画写得密密麻麻，那是她列出的给家里带的年货单。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落在纸条上，也落在我眼角的皱纹里，暖烘烘的。

记得女儿小时候，过年最盼跟着她妈去赶年集。那会儿她扎着两个羊角辫，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小手里也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的都是她心心念念的糖果、鞭炮、新衣裳。那时候的年货单，是孩子对年的期盼。

女儿渐渐长大，去城里读书、工作。一年到头回家次数屈指可数，过年成了我们最盼的日子。今年入冬后，我的老花镜越来越不管用，看报纸得凑到跟前，做饭时常分不清盐和糖，而她妈那老寒腿天一冷就疼得厉害。女儿打电话回来，听出她妈声音里的疲惫，又瞥见我视频里揉眼睛的动作，说今年回家要给我们带一些特别的年货。

腊月初八那天，女儿回来了，脸上带着旅途的风尘，眼里却亮闪闪的。她没像往年那样提一堆礼盒，而是从行李箱里一件件往外拿东西，手里还攥着一张年货单。“爸，妈，你们看，我给你们列的年货单，都是你们用得上的。”她笑着说。我凑过去看，单子上第一样是一副老花镜。“爸，这是专门给您配的，镜片防蓝光，戴着不头晕，您看

报纸、做饭都方便。”女儿把眼镜递到我手里，我戴上一试，眼前的世界一下子清晰了，连女儿眼角的细纹都看得清清楚楚，心里一阵酸楚又一阵温暖。第二样是一副加绒护膝。“妈，这护膝加厚带绒，穿着暖和，您冬天走路就不疼了。”女儿给她妈穿上，轻轻拉了拉确保贴合。她妈摸着护膝，眼眶红红的，嘴里说着“浪费钱”。

单子往下，是我爱吃的手工炒茶，女儿知道我不喜欢包装华丽的茶叶，特意托人从老家买了新炒的，闻着就香。还有她妈爱吃的软糯米糕，不甜不腻入口即化，还是她小时候跟着她妈赶年集吃过的味道。单子里还有两双防滑棉拖鞋，鞋底厚实鞋面柔软，我和她妈在家走动也不怕滑倒。最让我动容的是单子上那些“不起眼”的东西：一罐女儿亲手熬的雪梨膏，说她妈冬天总咳嗽，喝了能润喉；一把轻便的小拐杖，藏在行李箱角落，女儿说我年纪大了，走路不稳能有个依靠；一叠照片，有她工作的办公室、租住的小房子，还有她笑得灿烂的合影，女儿说，想她的时候就看看照片，就放心了。

我看看那张年货单，眼眶忍不住湿润了。从前那个围着我们耍糖吃的小丫头，如今已成了懂得心疼我们的大姑娘。她的年货单没有昂贵标价，没有华丽包装，却写满了对我们的牵挂与孝心。那些看似平凡

囤的不只是年货，更是一份踏实和期许；逛的不只是年集，更是一份热闹和团圆，这就是中国人过年最朴素的念想——国泰民安，阖家团圆。

不知不觉天就暗了，骑楼的灯一盏盏亮起来，灯笼的红光、商铺的暖光缠在一起，把年集照得格外璀璨。货品还是那么多，人还是那么挤，香味还是那么浓，年味在灯光里越来越醇厚。百年骑楼静静站在那儿，看过一年又一年的年集，看过海口人的烟火日子，也看过一代代人的新年盼头。

这里的年，只有软乎乎的海风，满满的货品、热闹的人潮，暖融融的烟火；是南洋风情和琼州民俗混在一起，是老文脉和新生活凑在一起。海口骑楼年集，是货的盛宴，是味的狂欢，是人的团圆，藏着老海口的根，也藏着海南的魂。

当海风轻拂过廊檐，灯火照亮整条街巷，年货装满人们的行囊，笑语洒满青石板路，我们才懂：最好的年味，从来不在远方，就在这烟火人间的丰足里，在这百年老厝的温情里，在这熙攘人潮的团圆里。

雨水：一场穿越千年的湿润对白

□ 武慧

今早出门，风里的干冷散了些，裹着点若有若无的湿意。手机日历突然弹窗：再过几天，便是雨水了。

站在小区院里，杜甫的“好雨知时节”猛地冒了出来——这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条件反射，日子再快，只要节气一到，老祖宗的诗句，就像潜伏在基因里的密码，被空气里的湿度一激，全活了。

说实话，现在的城里人，对“雨水”是有点钝感的。我们住在恒温盒子里，脚下是沥青水泥，离泥土太远。雨水对于我们，往往是鞋尖上的泥点子，但在诗词里，那是一场横跨千年的生机与情感叙事。

我总觉得，古人比我们更懂听雨。

万俟咏写“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那是把孤独嚼碎了融进雨里——那时的思念只对着芭蕉叶说，雨落一声，思念就重一分。而现在想老妈了，点开视频就能看见她的脸，可刚刚刷的短视频还在脑子里晃，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扣下手机，隔着玻璃看雨打楼下的山楂树：这雨声，和千年前打在芭蕉叶上的，还是同一个节奏吗？

小时候在老家，雨水节气是真有仪式感的。奶奶指着菜园嫩芽说：“春雨贵如油，喝饱了才能长。”那时不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天将化雨舒清景，萌动生机待绿田”的深意，只觉得那雨丝细得像蚕丝，落在脸上痒酥酥的。

现在的雨，变了又好像没变。

到了春天，雨水又软了下来，它不再是天气预报里的“小雨转晴”，是今早闻到的、裹着迎春花的诗意。我在想，也许我们并没有失去对自然的感知，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当我们在朋友圈里发雨水的海报，配上一句“小楼一夜听春雨”的时候，其实是在试图找回那种失落的诗意，内心仍然渴望一场雨的洗礼。

在这个被数据和算法裹挟的时代，雨水节气更像是一个提醒：停下来，去淋一场雨吧。去感受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柔，去体会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朦胧。别管是苏软竹杖芒鞋里的烟雨，还是李清照绿肥红瘦里的骤雨，它们最终都会落进我们的心里。